

寧波大学 俞奕如

孤独而又自由地生活——读《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有感

或许每个人心中都隐藏着一个世界尽头，用来逃避冷酷人间。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是我读村上春树的第一本书，亦是目前自己最喜爱的一本村上的书；乍见书名，便感觉心中的某个角落被唤起——这个角落冷酷黯淡却理想而自由。“将感觉诉诸语言是非常困难的事。”然而我在这本书中不仅找到了难以言述的情感，也找到了冷酷而美好的现实和带着枷锁起舞的人生。

生长于二战后的村上春树与川端康成那一代的作家在文风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亦有评论家认为他的文章中“嗅不到泥土和血液的气息”。然而，我却更认同这是日本文学在二战后发生变化的表现，象征着日本与世界的融合及相互作用。村上在他那带有“异质感”的小说里注入了日本文化特有的幽寂与凄清，并以自己的方式清扫着读者心中的尘雪，提示我们该怎样活着。¹

自由与孤独。

在现实都市的冷酷仙境里，主人公作为计算士积极工作获得积蓄，为的是能“从从容容地打发时间，学习希腊语和大提琴”，带着诗意自由地生活着。如此明确的生活目标以及这份对从容的追求都是如今二十岁的我缺失的；二十岁不比三十五岁的主人公，二十岁仍拥有无限可能却也已经戴上了一半的枷锁；我们怀揣着梦想试图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同时面临着自我的追问，并因认识到现实的局限以及自我能力的不足而惆怅；或许也要经过三十年的沉淀才能清清楚楚地明白什么是属于自己的生活，什么是属于自己的自由；如今我也只能在主人公的人生轨迹里隐隐地抓住未来多种可能的一丝线索——总要为了什么而生活着，无论这个目标是简单或复杂，是卑微或伟大。

孤独对于现在的我而言显得分外沉重却又弥足珍贵，因为这将是伴随一生的线索。谁说村上文学没有“泥土”的气息，他塑造的孤独美学是如此的恬淡而哀伤，始终带着民族的影子。

“我却连一棵樟树一个雨珠都好像理解不了，永远理解不了。或许将在这连一棵樟树一个雨珠都无法理解的情况下年老死去。想到这里我就感到无可救药的惆怅，独自掉下泪来……”“我”忍受着身体与精神上折磨如是说道，这种冷寂与空虚、这种无法理解之殇深入骨髓、极深极痛。“就算两人同睡一床，闭上眼睛也是孤身一人……”用一生去寻求绝对的理解，却发现可能永远都做不到。既然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甚至是必要存在的距离，那么就坦诚孤独并加倍珍惜真心的陪伴，从孤独中释然获得解放；像冷酷仙境中的“我”那样独居也别具风格，随性地享受超市购物的时光，偶尔为生命的过客招待一顿丰盛的晚餐。村上春树致力于描写个人的孤独感，开诚布公地说出这种感觉并且与读者分享；既然我们做不到绝对地理解那么至少我们可以分享相同的心情，这种情感上的共鸣比无谓的绝对理解更为实际有效，可安我心、可慰我情。

因孤独而构筑起心墙，进而幻化成只属于我的世界尽头。冷酷仙境中的“我”作为一名计算士意外地卷入利益集团的争斗，在有力而无情的科学面前永远进入沉睡，即使主人公安守本分却还是无辜遭遇了一场劫难。“无论我怎样左思右想，世界都将按其自身规律扩大下去，也不管我想什么，阿拉伯人都仍要挖油不止，人们都仍要用石油制造电气和汽油，都要在子夜街头设法满足各自的欲望。”面对现实的压迫、面对人类无穷利欲的无奈，主人公被迫退守脑中的世界尽头。

然而世界尽头却会让人失去故乡、失去心，无法聆听音乐、无法得到爱！因现实而逃避世界的我们舍弃了欲望、不再怀有理想的同时也失去了生活的色彩。世界尽头不是理想的乌托邦，只是无奈下的避风港；冷酷仙境虽然残酷却不无留恋，主人公在人间都市的最后一天也尽是不舍……在冷酷仙境中带着枷锁追求着自由，在世界尽头里挣脱肉体永远地怀抱孤独，谁能断言孰好孰坏？更何况，无论是冷酷仙境还是世界尽头都有着“我”难以舍弃的人或物。没有绝对意义的世外桃源，也没有绝对意义的丑陋人间，只有挣扎着追寻自我并戴着镣铐起舞的美丽人生。

我以我的方式理解村上春树，就好像他用他的方式写作传递情感、承担责任一样：他并不是虚无的个人主义者，他生活着、奔跑着，正视孤独、分析孤独，以此掸去个人心灵蒙上的风霜雨雪，并给予各色各样的青年有限的祝福、继续创造无限的可能。如此的话，就随那隐藏在心中的世界尽头存在，使我得以适时地逃避冷酷仙境。在都市仙境里，仍然有着打动心灵的音乐、迷人的威士忌、放着慵懒爵士乐的小酒馆以及愿意倾听与分享酒馆老板村上！